
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六十五

宋　方聞一　編

繫辭上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伊川先生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別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隂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經說○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

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語錄

横渠先生曰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无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户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靜專動直不為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天地動靜之理

天圓則須動地方則須安靜（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无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語錄）

兼山郭氏曰孔子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其動以動為常靜以靜為常則動靜之機或幾乎息也是故動存乎靜靜存乎動動靜不窮是其所謂常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繫辭首一章之義當先辨天地非乾坤乾坤非天地及明道之乾坤易之乾坤三才之天地

卦中之天地然後其義可明若直以天地尊卑便為乾坤孰不知天地尊卑之理如此則於道於易於卦皆无意義若非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豈苟然哉此章蓋明作易聖人首畫乾坤二卦之義此謂易之乾坤卦中天地之象也且无形者道有形者物乾坤道也天地物也故道有乾坤而无天地物有天地而无乾坤及乎觸類而長之然後乾為天坤為地非本无分也此乾坤天地之辨也无象則道也有象則卦也

道之乾坤无象也有其道而未見於書也易之乾坤有象也畫而為卦見之於書者也三才之天地天地也卦中之天地上下二卦又三才之象也孔子繫辭繫周易也周易以乾坤六畫為首故首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蓋言文王重卦得天尊地卑之象而後乾坤之卦定也若論乾坤之道則乾坤定而後天尊地卑其義不同故包犧之畫在上為天尊道也文王之重在下為地卑道也尊包犧而自卑之是為得天尊

地卑之道矣天尊地卑然後卦象形六位著剛柔分其始則乾坤二卦先定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卑髙以陳卑地也髙天也天地髙卑以陳則人位乎兩閒而人道著矣貴賤人道也天地純一故一髙一卑人道不齊則或貴或賤而位有分焉此六位之所由以立也有六位而後剛柔生焉故位為一定之體而剛柔則變矣○動靜有常乾陽也陽為動坤陰也陰為靜爻之變本乎動靜觀動靜常理則六爻剛柔斷然可知動以變為常靜以不變為常易稱剛柔

皆謂九六也上言乾坤定者由上下二卦也貴賤位者六位也此言剛柔斷者六爻也並易說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伊川先生曰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經說

橫渠先生曰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則有變矣有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

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詞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以措詞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謂天為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發則是効也著則是成形成形則是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有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在天成象則烏與火虛與昴四時迭見者天道之變也在地成形則作而長斂而藏四時異形者地道之變也至於成象者莫測其進退之機成形者莫見其生成之迹則天地之化也體化而裁之則无駭於變矣此變化之辨也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或問天地則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

態萬變各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因云舊常解此義云无象无形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語錄

白雲郭氏曰乾坤畫卦之始本无吉凶因人而生也方所也物以方而聚言其大致也復以羣而分言乎其微也類聚羣分皆在物也物動則有吉凶而其幾

則見於易故易之吉凶因物之類聚羣分而生初未之有也易之所有者卦與爻位而已前三者是也因三才而生見者吉凶變化也論乾坤卦位六爻吉凶變化如此則諸卦可知○此章論乾坤先言卦位生爻以盡設卦之道繼言吉凶生變化見以見乾坤之致用變化之道至微難見因在天成象以見乾之變化因在地成形以見坤之變化故曰變化見矣並易說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伊川先生曰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經說

橫渠先生曰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盪於腹中物既消爍氣復升騰易說

白雲郭氏曰變化之見在易則見於剛柔八卦在天地之間則見於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在人則見於男女皆乾坤變化之道也剛柔者六爻之九六也乾坤九六剛柔相摩而變故八卦因之相盪而六十四卦生焉此見於易者也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運行皆八卦變化之象見於天地之間者也雷霆風雨鼓潤萬物者也日月運行寒暑者也乾道成男在易則震坎艮是也在人則男也坤道成女在易則巽

離兑是也在人則女也易說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明道先生曰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乾當始物坤為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

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天地雖一物理須從分別大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蓋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氣也初未

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知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而爲故其成也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

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坤至柔而動也剛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氣能能成物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令夫虎豹之爲物麥之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爲其難測惟其平易則易知易信信則人任焉以其可信

人斯委任故易以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久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況可謂之聖乎○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並易說○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

一以貫天下之道正蒙○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閒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語錄

龜山楊氏曰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常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

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語錄

白雲郭氏曰自天尊地卑言乾坤之道設卦卑高以陳言乾坤之六位動靜有常言乾坤六爻之剛柔繼言因方物而吉凶生因象形而變化見則乾坤之義略備矣繼又明變化之見有見於易者有見於天地之間及人道者雖各不同而其象一也自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之下大明乾坤之德而終之以聖人法乾坤之道則乾坤之義畢矣繫易之義莫大於此莫先於

此故以是首章也且自易言之則易始於乾坤而乾又為坤之始是為太始也自物言之則萬物始於坤坤始於乾是為太始也太始以氣言乾為天天知始物而已非生也坤為地地成形則生而作成之也此地道之代終也然乾之太始以易而知知始而已亦非生也坤之成物以簡而能能則作成之義也非易則不知非簡則不能乾坤之道不過於此況人乎是以聖人之道无它焉法乾坤易簡而已○乾道易故

人亦易知坤道簡故人亦易從人能法乾坤之易簡者以易知易從而已以易知之道接物故物輔而相親以易從之道有為故人歸而有功有親樂其易也易則可久之道也有功成於簡也簡則可大之道也且乾以无不覆為易坤以无不載為簡人思无不覆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親此其所以可久也思无不載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功此其所以可大也法乾坤之易簡至於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

至矣原始要終雖天下之理不同皆以易簡而得之此所謂知其所本者也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合德是以成位乎其中而參天地且乾以易知天亦易也坤以簡能地亦簡也聖賢之德業以易簡而成天下之理以易簡而得天地與人其德一歸之易簡非合德參天地而何此章前言設卦之道而後言賢人可久可大之德業則知易不徒設也將以其道用於天下耳昧者未之知故務為艱險以去其易務為繁苛

以去其簡苟目前之利而不顧方來之弊則德於是乎不可久作聰明窮奢欲矜權術滋法令則業於是乎不可大天下之理既不能得於是上下乖離而天下始亂矣漢唐之弊是也安能知成位乎其中本於至簡至易之道哉聖人憂患後世不知君人之有道此文王之易所以作而孔子復繫辭以明之之意也然乾坤易簡與人道易簡本非二道故孔子論易簡自乾坤終以人道相馴而致無少間也此章始自天

尊地卑終於易簡乾坤之義畢矣並易說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既設卦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

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六爻盡利

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聖人設卦之道卦所以觀天下之象象在彼者也聖人像之於卦故觀於此而可得也有畫而无辭則吉凶不可得而知繫之以辭所以明吉凶也剛柔不相推則止於乾坤而已變化无自而生變化不生則六十四卦不能成也然吉凶變化雖各有所主究其實亦皆象也易以象為主而象為

難明故復詳言之彼有失得則卦以吉凶象之彼有憂虞則卦以悔吝象之彼有進退則卦以變化象之彼有晝夜則卦以剛柔象之彼所有之象聖人莫不觀而象之於此此作易之道也六爻之動動則變所以象三極變化之道也既象進退又象三極者進退特人事耳由卦全體而言天地人之道皆具豈獨人事而已哉曰明吉凶則悔吝可知然剛柔變化自為易之二道相因而生故各有象獨辭无象故不言也

剛之極則柔畫之極則夜所以剛柔象晝夜也易說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伊川先生曰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經說○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

能通其意者也易傳序

橫渠先生曰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占非卜筮之謂但事在外可以占驗也觀乎事變斯可以占矣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所以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言聖人謂作易之聖人也此言君子謂玩易之君子也有聖人作易如彼故君子玩之如此非獨明作易之道亦所以垂玩易之法又以見非聖人不能作易而君子之成德玩易之所致也然玩易有二道一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是也一則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易之序者卦之序也序有時在其中故君子居其時而安之者得其序也如居否之時則

儉德辟難居既濟之時則思患豫防之是以安也爻之辭所以明道也道非樂玩其辭則不可得而見故因介于石而有得於知幾之神因鳴鶴在陰而有得於樞機之慎舉爻辭尚樂而玩則卦辭為可知矣此其一也其二則聖人又明居處動作之有異不可以一塗盡其道方居之時无所營為故觀易之象以明時玩易之辭以探道及動之後悔吝攸生故觀其變以知善惡玩其占以明吉凶是以君子常吉而天祐

之者蓋於所居所樂一動一靜之際莫非以易道自處非天私君子而祐之實自致也占不獨蓍龜也凡極數知來皆占也謂占於易之道也前章終於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謂在上尊位之聖人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謂能法乾坤易簡非獨聖人可得天下之理賢者亦可修而得也此章終於君子玩易蓋兼上下窮通之君子其玩易皆一也稱君子兼聖賢言之易說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伊川先生曰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无咎謂補過也經說

横渠先生曰彖謂一卦之質易說

白雲郭氏曰前章言卦之象備矣此章又明其辭也

彖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象也象非為天為地而已八卦之義變動不居皆其象也爻之辭所以言一卦之

變也卦由爻以變爻之辭又明其變之所以也吉凶言其失得之大悔吝言其所失之小无咎稱其善補過此五者皆易辭之道也君子樂玩在此而已易說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伊川先生曰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辨吉凶者存乎辭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一作志所動之幾微也○悔吝吉凶之萌惟介于石者能見幾而作○震无咎者存乎悔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而補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而貴下而賤係乎六爻故曰存乎位

乾坤之大井鼎之小皆卦也故言齊小大繫辭焉而明吉凶是存乎辭也憂悔吝者方悔吝未至之時先明於幾微則无疵故存乎介亦由思患而豫防之也知畏過咎常自震悔則可補過故存乎悔亦由恐懼脩省者也人有貴賤而位列之人小大不齊而卦齊之介雖所以憂悔吝而悔又以震无咎也能知辭之所言如彼又知理之所存如此樂而玩之是其所以為君子也易說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伊川先生曰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經說

横渠先生曰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所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正蒙

白雲郭氏曰觀卦之象而卦有小大之異君子所居不可同玩卦之辭而辭有險易之辨君子所樂不能

一各指其所之者之於常則其辭易之於變則其辭險是非辭无以示其所之也易說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伊川先生曰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爲倫治絲爲綸彌綸徧理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

彌縫補綴之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易之為書與天地準易即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静故繫之以辭存乎教誡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燾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敷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叙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此别為一章至鬼神之情狀且天地至大也人居其中則備三才易之為書三才之道也是以一卦之中皆備三才之象故與天地準準則其道彌綸周滿天地而无有餘不足之差故天地人鬼无或不知

者以不能外乎此故也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易說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伊川先生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經說

横渠先生曰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

學則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邊耳○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由易之道仰觀俯察則天地幽明之故

无不知幽則天地之道其隱者也明則天地之道其顯者也（易說）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伊川先生曰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經說）○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暢潛道錄）

○原始要終知得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

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劉元承手編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入關語錄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荅謝若雨疑難

橫渠先生曰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

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並正蒙

白雲郭氏曰在人則原形氣之始反形氣之終其死生之說尤為易知故謂幽明之故者以事理言至死生則可說者也易說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伊川先生曰聚為精氣散為遊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

神造化之功也經說○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无然不能无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无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劉元承手編○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

是造化也唐棣雜錄

橫渠先生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易說○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正蒙

龜山楊氏曰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爲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萬物出於天地者也人與萬物皆一也由天地至精之氣鍾而爲物物散而變則復於天地是鬼神之情狀雖極幽隱不過於人物聚散而已蓋可得而知也故文王之易於卦具天地而文具人位是人由天地精氣而生雖有參天地之道而无同天

地之體也卦已用事而終窮窮而變亦猶鬼神也故人鬼之象與卦一也上言幽明之故天地也死生之說人也精氣遊魂鬼神也辨天地人鬼之理宜其同章先儒別鬼神於下章未詳其旨易說○易稱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鬼神之情狀不可得而知也聖人自无入有以觀之則所以為物者如此所以為變者亦如此也是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也中庸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伊川先生曰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此別爲一章論聖人之道至无方无

體而終且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與天地相似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是以天地无違於聖人聖人亦无違於天地也或謂易與天地相似易非特相似而已相似者謂人道也易說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伊川先生曰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經說○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爲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

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呂與叔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未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君子立法必其智周天下之利害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然後不過過失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此或得於彼則或失於此也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

道濟天下必也為之經營不可以有愛付之无憂易說

○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正蒙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慱大之事則當以慱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經學理窟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周物為知以濟天下為道未嘗私一身而周濟之也故能與天地相似其道雖大而

不為過者以此上言與天地相似猶中庸所謂參天地也此言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猶中庸所謂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易說

旁行而不流

伊川先生曰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經說

橫渠先生曰旁行而不流圓成不倚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應天下之變一以易道而已故雖委曲旁通而未嘗逐物流移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

己所以和而不流也蓋亦曲能有誠之義易說

樂天知命故不憂

明道先生曰樂天知命通上下而言之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呂與叔東見錄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劉絢師訓○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

謂也若顏子簞瓢在它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學拾遺朱公掞問

伊川先生曰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无所憂經說

橫渠先生曰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誠其仁正蒙

白雲郭氏曰聖人不能无憂而此言不憂者蓋聖人之憂在道而其所不憂者在身樂天則无偽知命則无欲憂者偽欲之所生无偽无欲无適而非天則憂

无自而至也此言天者孟子所謂知性則知天之天也此言命者孟子所謂有命焉之命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亦是道也故此言樂天知命說卦言窮理盡性至於命及中庸孟子之言其道皆一致中說竊聖人之言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其言似也其道非也且言樂天知命吾何憂雖未大失然其意以窮通為命矣至言窮理盡性其失遠矣夫窮理盡性聖人之事非特去疑而已其與樂天知命相為終始

未易以憂疑為辨也語曰知者不惑不惑則无疑矣況窮理盡性聖之事乎聖人之无疑久矣至於盡巳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又豈无疑而已哉文中子不明此務為心迹之說反覆其言不過於一身憂疑而止耳蓋不知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以窮盡性之說者也故區區於心迹之間終不能遺一身而觀之是之謂不知道易說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伊川先生曰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經說

橫渠先生曰安土樂其所自生忠厚之道也易說○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並正蒙

白雲郭氏曰安土常人之情聖人之治因之而已固不能從已之欲也能因其所安而安之而後可以敦乎仁敦乎仁則愛道廣矣所謂仁者愛人也愛者好

生之德也易說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明道先生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並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通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經說○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它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

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入關語錄○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暢潛道錄

横渠先生曰過則溺於空淪於静既不能存其神又不能知夫化矣大抵過則不是着有則是着无聖人自不言有无諸子乃以有无為說說有无斯言之陋也在易則惟曰神神則可以兼統○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神无方而易无體繫辭言易大槩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體之類則是天易也神易雖是一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並易說○毋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愛物无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

則无體義入神則无方○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體不偏滯乃可謂无方无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无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大率知晝

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神无方易无體大且一而已爾

並正
蒙

廣平游氏曰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食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凄風秋无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隂若此者圍之者也○或曰伊川序易曰隨時變易以從道然則易與道為二乎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易者道之用也既已涉於用矣且得无從乎惟其變易而不離於道斯可名於无體矣若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皆神

之所為也神之所為異於人為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之所以不忒也老子曰道法自然亦即人所見以明道也先生之意正欲使學易者知變易之必從道則用不詭於易矣易說並

龜山楊氏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初无二致也故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問而不隱也蓋聖人之言常近矣探索之則賾隱存焉語解○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

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中庸

解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一人之身固不能範圍天地之化然所謂範圍者爲之有制而已天地之化有時而過過者在彼聖人範圍之制无傷財害民之失則所過在彼而制其過者在聖人是猶泰所謂財成天地之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生成而无夭傷无所遺焉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易言盡

夜之道最爲難明夫幽明隱顯也晝夜之道非幽明之故也昏極則生晝明極則生夜猶陰之生陽柔之變剛動極而静皆有道以運之而變於是乎生變者有象運者无形由有象則可以知无形由晝夜陰陽剛柔動静則可以知道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則陰陽剛柔其類舉可知也以人事言之則盛衰治亂進退存亡得喪孰非晝夜之道乎故有範圍之道以參天地有曲成之道以育萬物通乎晝夜

之道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非聖人極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先儒或以範圍為犯違誤矣○經言神易道聖人凡有四者之異且神无自神其在道則道之神也在易則易之神也在聖人則聖人之神也神寓於道易聖人而道易聖人各有其名不謂之神此神所以无方也易之有體者書也書之為體者卦彖也書以卦彖為體卦彖未立而是道具有及其既立則曰卦也曰彖也不得復謂之易如

此則易為无體矣然聖人範圍曲成通乎晝夜豈无自而能然哉蓋用易无體之道以盡无方之神而後能之也如是則神也易也託聖人以為方體耳故以是終之並易說

大易粹言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閻元鵬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六十六

宋　方聞一　編

繫辭上二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明道先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謝顯道錄○天只是以

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呂與叔東見錄○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劉絢所錄○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无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

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无加損焉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

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則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有一作二言開闔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无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

有便齊有○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並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

其知方謂之知此是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智會合乃為聖人也前謂聖者於一節工成性也夷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智各以成性猶仁禮以成性○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

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名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並易說○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經學理窟○聞見不足以

為已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有本性始為已有茍未見性須當勉勉令學者既知趨向殊不費力何謂不勉勉〇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說並易

廣平游氏曰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有以人所見言之者若性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深探其本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姑據人所見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學者不能无疑夫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矣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性者善之資也故莊子曰形體保神謂之性蓋道之在天地則播五行於四時百物生焉无非善者也无惡也故曰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食无非性者无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

故曰成之者性也惟其同出於一氣而氣之所値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知下愚中人之不同也語解

龜山楊氏曰仲素問横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无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无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

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説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水清之義歟○横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横渠

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信皆當就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无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者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徳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秋冬固不可為夏其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无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

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禀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嘗與物是兩般性並語錄

○道者民所日用故可使由之以其日用而不知故不可使知之世儒以謂民可使由之而已不可使知之務為智術籠天下之愚而役之失其旨矣語解

白雲郭氏曰繫辭言道此章為甚著蓋唯道兼統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天地人皆具陰陽故六

是之謂一陰一陽之道也繼之者有自然之善成之者有在人之性大其性者於此成其大小其性者於此成其小仁者見其仁而得之謂道爲仁知者見其知而得之謂道爲知故自古聖賢雖各有得而未嘗同者其性之所成異故也然謂仁知非道則不可也特非道之大全耳仁知猶有見而得之斯民之愚又日用而不知矣凡日用而順成者皆道也百姓不知有道故性之所成者鮮此聖人所以明之也明之則

天下後世皆知一隂一陽為具三才之道繼之者有善而成之在人使仁知不為獨見之異百姓用而知之此聖人明道之意也然則聖人何如其明也包犠以八卦文王以六十四孔子以彖象繫辭是已故易之為書所以明易之道也易之道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一隂一陽之道也一隂一陽之道道之大全也道之大全天得之而天地得之而地人得之而人至人又成於性者有仁知聖賢之異道盡於斯矣然經

自成之者性之後主人事而言其言繼之者善則與道同體不獨在人之善矣經所謂易簡之善配至德之善也能充孟子性善之說則可以明此爲善惡論者不知有此也此善天道也天道无不誠故至善存焉中庸論誠首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良心赤子之心與性善之說雖本諸此又加詳焉易說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明道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

不得无憂天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經說

○和靖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无心故不憂

聖人致有為之事故憂呂堅中記尹和靖語○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功游氏拾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呂與叔東見錄○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游定夫所錄

橫渠先生曰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能藏諸用○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

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其為能弘道也○天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運有小運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繫之為言或說易書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蓋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

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耳○神則不屈无復回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故可以不詘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雖聖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於其事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治自足矣○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蓋聖人成

能所以異於天地並說易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无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正蒙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易與聖人之同用且易之道无體故隱顯无常當用則顯諸仁已用則藏諸用顯也藏也皆有所託故知易之无體也方其用也雖鼓動萬物使之化育而无道不行之憂是不與聖人同憂矣易說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伊川先生曰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經說○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无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暢潛道錄○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无斁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楊遵道錄○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得之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

之道歟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然後日新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有盛德大業聖人用易之道亦見於德業故盛德大業不獨主聖人言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易之盛德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易之大業也然富有則无外无外大之至也聖人用此故有可大之業日新則无窮无窮則久聖人用此故有可久之德也前言易道之不與聖人同憂者此言其所同者德業也易說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明道先生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劉絢師訓○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

之易書為易乎○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並劉絢所錄

伊川先生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来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

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經說○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復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附劉元承手編○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呂與叔東見錄○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晁氏客語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

處而已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生生猶言進進也○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能通其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此章先明易與乾坤體用後言聖人之效法且自易而生乾坤自乾坤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而後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所謂生生之謂易也自易之生乾爲成象之始坤則效法於乾此乾坤之

義也能盡天下之數以前知者易之占也通其變而周流无窮者易之事也惟神无方无乎不在故以陰陽不測言之此論易與乾坤之體以及於不可知之神皆體也自此而下易與乾坤之用也易說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伊川先生曰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道廣大彌綸天地故遠不可禦而无不及近无所遺皆静而正天地之閒或道或事在人在物无不備於斯此易道之用也易說

夫乾其静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明道先生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静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静則躁其静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經說

白雲郭氏曰乾爲陽主動坤爲隂主靜一於動則不能生大无其體也一於靜則不能生廣无其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靜專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動直也坤之含弘靜翕也光大動闢也故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此廣大所由以生也易說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伊川先生曰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經說

横渠先生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坤之廣大足以配天地其變通足以

配四時其爲陰陽之義足以配日月其易簡之善足以配至德至德主聖人中庸之德而言盡中庸人道之至德則可久之德可大之業皆至德也配者非乾坤不足於是四者而曰配也以言乾坤之一足以配其全德則天地四時日月至德皆爲乾坤之一象耳是以乾坤以廣大之一道足以盡天地而天地不足以盡乾坤者此也易說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是盡天理便是易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並呂與叔東見錄○且溴做中若以四方之

中為中則四邊无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无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並劉絢錄○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中无人則无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

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並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成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經說○崇便是知卑便是禮游氏拾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无間斷體物而不可

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无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不已純則无間斷矣○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體義有方也並劉絢師訓

横渠先生曰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出如天地位而易行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知禮成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為

德以禮為業也蓋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而出也道義之門者由仁義行也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乎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

○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知崇禮卑叩其兩端

而竭也崇旣傚天卑必法地○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為能成性也仁人孝子所以成身栁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為聖人也然清和猶是一端不得完正不若知禮以成性即道義從此出○智極其髙故效天禮着實處故法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為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得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學不能自信而明

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无禮以範圍之則蕩而无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先王之禮述天理而已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或以為戲事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梏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之謂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前言易與乾坤之義故此復嘆美易之

至而言聖人用其道以崇德廣業也崇德故德盛廣業故業大盛德大業非用易之道則不能至故聖人先嘆美易之至而後言法效也至謂前所言易與乾坤之事也○易之廣大備於天地之間故舉天下之事莫不皆有易之道凡具天地之象者易已在其中矣故聖人无適而不用易非獨崇德廣業而已也且知以崇高而後明禮以卑遜而後恭知崇禮卑宜无與於易矣然崇者天之道卑者地之德知崇效天禮

卑法地則天地之位已設矣天地之位已設則易已行乎知禮之中此聖人所以大而德業小而言行至於天地人鬼之變无適而不用易者此也惟成之以性存存不忘則脩身齊家治國治天下其道義之要皆由此塗出故易為道義之門也法乾坤簡易以崇德廣業特其大者耳故此又言知崇禮卑以見其小者也並易說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

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伊川先生曰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賾深遠也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无窮也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

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餘爻皆然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艱使君子樂取之為貴○易之為書有君子小

人之雜道有陰陽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決疑避凶就吉○凡一言動是非可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自此以下皆著爻象之詞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人也凡有一迹出則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擬議爻象之道至盜之招也而

終且賾者天下之至隱不可得而見也聖人或擬其形容或象其物宜易於是乎有象矣天下之動變所由生觀時會通以行典禮則爻之動為觀時之要也繫之以辭斷其吉凶則爻之辭吉凶之證也謂之爻者如此二者蓋作易聖人立爻象之初意也象為天下之至賾勿遂惡其賾而忽之也爻為天下之至動蓋因時有宜而不可亂也所以然者君子於一言一動必以爻象擬議之而後能成變化之道則所樂而

玩者極其至矣上言聖人立爻象之本意下言君子擬議爻象而後言動亦猶前言聖人設卦觀象終之以君子觀象玩辭之說也能明此故知爻象之用是以君子玩易必擬其象而議其辭可也易說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

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伊川先生曰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

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賛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獲與人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惟仁者能聽盡言已不欲為善則已茍欲為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為利也知金鐵之可斷○義理必至于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已固自信又得一人

與之同故利可斷金（易說並）

龜山楊氏曰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无物不誠也（中庸解）○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

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語錄

白雲郭氏曰自此以下皆言擬議文象之道也且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初非有及於言行也聖人擬議之則見言行之不可不慎既得其道則言行之間所以成其變化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初非有及於出處語默也聖人擬議之則見其同心之利同言之臭既得其道則出處語默之際所

以成其變化也聖人憂患後世不知爻象之用故明

擬議之道如此而已易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伊川先生曰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

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
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
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
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
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
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有勞而不自矜
伐有功而不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
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

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髙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哉亦言有令名者為善之故也○亢龍有悔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繫辭所

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
言當在先也○聖人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曰作易
者其知道乎盜者乘釁而至茍无釁隙則盜安能犯
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
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
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
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

子而天治其容是教語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盗使奪之也皆取之之謂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此五者當與鳴鶴在隂同居文象擬議之終蓋皆擬議之道也或别為一章非也擬議者聖人用易之道蓋觀象玩辭所以反諸其身也然不曰用而曰擬議者文象必先擬議而後可用方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必從其事物象類以探作易聖人之意是以必至於擬議而後可也古之君子以擬議為學

易之要務而世多略而不言或言之復失擬議之道是以易終不用於世也且玩易之辭有曰藉用白茅无咎則知无所失之慎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則知以功下人之恭有曰亢龍有悔則知貴高不可以无輔有曰不出户庭无咎則知言語不可以不密有曰負且乘致寇至則知非所乘而招盜是皆擬議而知其變化也五者之下各繫以孔子之言葢孔子擬議之辭所謂擬之而後言者也能觸類而長之則三百

八十四爻能事畢矣天地之間備矣聖人存其大法得此七者已足用蓋難盡爲之言也聖人初已盡言於彖象文言以謂擬議之學未明故復繫於此其憂後世所以垂教至矣盡矣後世欲務空言誇世則不必深明其說苟欲爲力行之學歸於君子之儒則擬議之道宜先盡心焉其言作易者其知盜乎者蓋聖人嘆易之道无不備也盜之情不必知也宜其无所見於易也尚且深明於此則天地之間舉无遺矣擬議

之道其可忽乎故驚而嘆之有是言也觀此則知崇

禮卑又无足疑者繫辭自天尊地卑之後至此章終

凡言重卦設卦易道易辭爻位彖象乾坤神聖及聖

賢之所法則君子之所觀玩與夫學者擬議之道略

盡於斯其所未言者數所未詳者變化之道故繼之

於後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六十六